



# 我的希望

——赖莎·戈尔巴乔娃回忆录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7#636

CHINA

2000  
K835.127=536  
1  
2

第一夫人系列

# 我的希望

——赖莎·戈尔巴乔娃回忆录

[苏联]赖莎·戈尔巴乔娃 著

王 攀 黄 鹏 译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# “Я НАДЕЮСЬ...”

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 Горбачева

根据苏联“新闻”出版社1991年版译出  
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  
理总公司和俄罗斯著作权协会取得  
图字：01-1999-3125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希望：赖莎·戈尔巴乔娃回忆录 / (苏) 戈尔巴乔娃著；王攀等译. - 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0.1  
ISBN 7-5008-2323-1

I. 我… II. ①戈… ②王… III. 赖莎·戈尔巴乔娃 - 回忆录 IV. K835.12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6852 号

**出版发行：** 中国工人出版社  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**印刷：**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

**经销：**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**版次：** 2000年1月第1版  
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**开本：** 850×1168毫米 1/32

**字数：** 150千字

**印张：** 7.75

**印数：** 1~5100册

**定价：** 15.00元

## 中译本出版者的话

1999年9月20日，本书作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她的记忆，而在此前已有八年的时间，她处于默默无闻之中，几乎被人遗忘了。

本书作者患的是白血病。尽管在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尽管有西方国家为她提供了最先进的治疗条件，尽管与她相依为命的丈夫紧紧地把她拥在自己温暖的怀里，死神还是毫不怜惜地取走了她的生命——一个弱者的生命，还有她的灵魂。

作者一定不情愿以这种方式再度为世人瞩目，她更愿意在一个失败者身边做一个默默的陪伴者。在本书的结尾部分，作者这样写到：

“我希望命运能赐给我力量，让我更加长久地

## 2 我的希望

---

陪着我的丈夫，帮助他，分担他所承受的每一次心灵打击。

“我相信，顽强的精神和勇敢坚定，必将帮助我丈夫度过眼下这个我们一生之中从未遇到的难关。

“我认为，希望是可靠的。”

然而，作者最终没能受到“我的希望”的眷顾，就在本书分别在美国和苏联出版的几个月后，即发生了“八月政变”和“十二月解体”。尽管作者此后忠实地实践了她的诺言：“帮助他，分担他所承受的每一次心灵打击”，但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死，给了她最心爱的人心灵上一次最致命的打击。

人生充满了悲剧，所幸的是世间对悲剧中的受难者往往抱以同情。曾对她苛求的俄罗斯民间态度为之大变，不少人一掬伤感之泪，更有一些俄罗斯妇女手捧《我的希望》伫立街头，表达对死者的怀念。叶利钦总统也在最短的时间里致电死者的丈夫、自己过去的政治对手：“一位了不起的人，一位美丽的女子，一位可爱的妻子和母亲永远离我们而去……”

本书是作者生前写作的惟一的一本书，于1990年12月至1991年4月间完成。作者叙述了自己从童年起各个阶段的经历，当然也包括她与丈夫几十年的共同生活。

本书确如作者在卷首的“致外国读者”中所说：“它称

不上巨细无遗、有头有尾的回忆录”。受篇幅所限也许是一个原因，但更重要的也许是，在一个一向不允许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出头露面的国家里，作者把出版一本“向传统挑战”的书，看得比这本书是否能具备更多的“可读成分”更重要。作者不可能不了解一般读者对更多的“生活细节”和“政治内幕”的兴趣，但她可能考虑更多的是，这本书如何才能对丈夫的事业给予支持。

本书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了作者对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85 年以后苏联社会问题的思考，这些思考使我们对作者产生了这样的印象：这是一位严肃的知识女性，有着建立在学识和长期思考之上的独立观点，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深深的忧虑。尽管对于作者的许多观点，我们很难同意，但她在书中贯穿的对国家和民族的挚爱、对理想的追求、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憧憬，则是应予积极评价的，至于作者在书中时时流露的对哲学、艺术、大自然和其他美好事物的深厚情感，就更是我们无法拒绝的了。

人从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起，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有希望才有追求，尽管希望也常常伴随着失望。作者没能最终实现她的希望，但她毕竟有过许多希望，也实现过许多希望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她的话：“希望是可靠的”。

1999 年 10 月

CHINA

## 致国内读者

本书是应国外出版商之邀撰写的。书的第一章讲了我接受邀请的原因，在此，不必赘述了。不过，书成之后，我又决定把它交给国内的出版社，个中原因就不得不陈述几句。

国内刊物、电视台、电台和新闻工作者曾不断地要我做专访、面谈和交流。我也收到过大量来函，在信函之中，人们不仅倾诉了各自的看法、不幸和心愿，也提出了许多有涉“隐私”的问题。同时，社会上还出现了各种与我家有关的出版物。因此，我以为，既然社会上十分关注总统的家庭生活，那么，不如让人从所谓的一手材料中了解更好。况且，对本人而言，这也是向大家倾吐心里话的大好机会，我相信，它正是每个苏联家庭、每个珍爱我们共有家园者的心声。

## 2 我的希望 \_\_\_\_\_

本人向来反对任何类型的双重标准，其中也包括宣传方面的“内外有别”。因此，亲爱的读者，您手头的这本小书，与美国哈泼—柯林斯出版公司的那本是完全一样的。

## 致外国读者

亲爱的读者，有关促成我着手撰写此书的动机，本人在“邀谈”一章中即已陈述。对此，只能再补充一句：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我对要求撰文著书、接受专访谈论自己和家人之类的事情，是一贯坚决拒绝的，可如今，我已应允，且态度也很坚决。也许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又怎能例外呢。

《我的希望》一书进展很快，前后只花了4个月。它称不上巨细无遗、有头有尾的回忆录，更无法系统阐述我的观点和立场（尽管有所涉及）。这只是我的直白，当然其中不乏前后脱节、情绪化和平铺直叙之处。本书讲述了我的过去和现在，涉及了各种事件以及本人对它们的印象。还随时就当前的事态、各种悲剧性的冲突、动荡做出了直接的反应。

#### 4 我的希望

---

本书旨在直抒胸臆，澄清事实，表白见解，坦露心迹。因此，如蒙共鸣，本人将三生有幸。

至于行文方式，窃以为，鉴于上述情况，最自然的就是对话体了。

## 目 录

中译本出版者的话	1
致国内读者 .....	1
致外国读者 .....	3
1. 邀谈 .....	1
2. 漂泊的童年 .....	12
3. 大学时代 .....	45
4. 生活的考验 .....	85
5. 我心何忧 .....	148
6. 我的希望 .....	225

CHINA

## 1

## 邀 谈

早在1964年，我就完全有可能结识未来首任苏联总统的夫人。当时，她离我所在的小镇并不遥远，算来只有200公里。在那座小镇上，自幼父母双亡的我，先是进了一所孤儿院，接着上了一所几乎半数同窗都比我年长一倍、块头大一倍的寄宿学校，然后，才步入自己的记者生涯。她经常来到我们小镇附近，跋涉于秋天泥泞的乡间小道，考察各种问题，做着一项又一项的社会调查。

正如优秀的农学家一样，合格的乡村社会学家的工作也要靠徒步完成。眼下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小册子，纸已发黄，它就是1967年赖莎·马克西莫夫娜·戈尔巴乔娃攻读哲学副博士学位时的论文，题目为《农民集体化后新生活的形成》。

这位身材纤弱的女子，蹬着胶鞋，奔走在乡村之间，经常是想把胶鞋从泥泞之中拔出，结果却把裹着厚毛袜的双脚从靴筒中拔了出来，因为，那时的乡村，一到泥泞雨季，用别的办法还真是寸步难行。每到一处，她都要找些上了年岁的妇女和在战争中丧偶的妇人喝茶。徒步奔忙正是乡村社会学家的职业特点嘛！在进行自我介绍时，她肯定不会使用世人尚不了解的“社会学家”这个字眼，也许用的是其他更能令村民接受的说法吧……

可是，当时我和她无缘相逢，只是多年之后，我们才在远离那个地方的莫斯科结识了。

几天前，突然收到一张请柬，她约我做一本多半属于自传体图书的采访者。今天，我就来到了这座位于市郊的总统官邸。回首前尘，旅途并不漫长……

车子一驶入官邸的大门，便缓缓驶进一片稀疏高大的树林，这片用俄国人的话说，属于“透光”的林木，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栽种的。云杉和松树丰姿绰约，直插灰暗的云天，老椴树皱纹堆垒，俯瞰无人践踏的雪地。林木之中，一座上个世纪末典型的庄园别墅——双层小黄楼格外耀眼。“伏尔加”车停下时，我凝神望去，只见赖莎·马克西莫夫娜·戈尔巴乔娃正伫立在一扇对开的大玻璃门前。

她身着一件宽大的花毛衣，图案不像机器织造，倒像是手工编织的，款式很有居家休闲的味道，颜色——煮沸的牛奶色，同样透射着居家休闲的气氛。她穿这件

毛衣，我曾见过一次，那是在中央儿童临床医院。几天前，她曾到那里视察，一呆就是三个多小时。但她穿长裤的样子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无论是毛衣，还是长裤，或是布面高坡跟便鞋，穿在女主人身上，都是那么优雅得体。“您好”——一只手从门里伸出来，像小船飘过来一样。

深棕色的眼睛，专注而又亲切。

大厅十分简朴，看起来甚至有些寒伧。左边墙角有一个衣帽架，我的大衣挂在上面，显得孤零零的。衣架之下，摆着几双便鞋。我没换，就随她顺着陡峭却异常洁净的扶梯，攀上二楼。扶梯两侧的墙上，挂着几幅画。女主人指着其中的一幅问我：

“您觉得这只猫头鹰好吗？人们总是竭尽所能地给我送纪念品，特别是那些孩子们，连猫头鹰都送。是我要求把它挂在这儿的。我认为，猫头鹰是宁静和智慧的象征，不是么？”

我对智慧一说无从把握，不过，墙上的猫头鹰确实显得和善，而且色彩绚丽。显然，小家伙在描画这只猫头鹰时，凡是手头有的颜料，都莫不用之。

我们穿过书房，来到总统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比想象的要小得多。一间普普通通的房子，只是四周都嵌着精美的木质幕板。步入室内，有两件东西立即跃入眼帘：一件是式样特别的火红色电话机，上面套着一只透明的罩子；一件是立在书架上的大照片，镶在一个大相框里。说到电话机，我当然一下子就能明

## 4 我的希望

白，这是何种装置——仅看十万火急的颜色就够了。至于那帧镶着镜框的大照片，一时还真的没醒悟过来。

稍后，我才幡然觉悟：原来，总统与其长得像父亲，不如说长得像母亲。

大照片上的男子面含微笑，像是刚刚结束长时间的辛劳，一络稀疏的头发看上去湿漉漉的。身上的军便服颜色已经褪尽，这一点，即使是在黑白照片上也能轻易看出来。宽阔的胸前挂满奖章和勋章，从背景判断，很有可能是在某次战役刚刚结束之际拍摄的，而且也该20出头了。

红电话和大照片相对而立。当总统坐在写字台前，想必一定会经常与已故的父亲凝神对视吧。

书房和办公室的玻璃门书橱里，各种图书琳琅满目。我拼命默记，说不定，什么时候还能写进文章呢。一部部都是俄国历史的长篇巨著：索洛维约夫、卡拉马辛、克留切夫斯基……我在一扇橱门的后面，发现隔板上贴着一张手书的字条：“朋友们！请按字母顺序摆放……”女主人捕捉到我的目光，微笑说：

“在这片领地里，我既当秘书，又当图书管理员，还要做卡片归档员，真可谓身兼数职，一直想把规矩建起来……”

详情不得而知，不过，在苏联作协，我完全可能是有幸目睹总统书房的第一人。书橱的一角，立着一本大部头的作品，封面彩图格外醒目，上面还有法文的签字。